

## 【All郊】THE DOLL 1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991532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991532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all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彪</a> , <a href="#">崇应鸾</a> , <a href="#">殷寿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21 Words: 4,474 Chapters: 1/1

## 【All郊】THE DOLL 1

by [sissisuxin](#)

### Summary

黑手党au

此文所包含所有地名，情节均为虚构。

本章包含【双子郊】 【寿郊】

1

夜幕沉沉。

米兰市区一处偏僻地点，一辆黑色加长林肯悄无声息停在街边。两个黑衣保镖打开车门，先后下来两个男人。两人五官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身高也不差毫厘，但只要看一眼就能轻易区分他们。一个身着黑色毛尼大衣，英俊中透着沉稳，举止优雅常含笑容。另一个穿着黑色皮风衣，英俊但桀骜，面中常带着一丝不屑和轻挑。

优雅的那个叫崇应鸾，桀骜的那个叫崇应彪，两人是亲兄弟，也是道上赫赫有名的双子。他们主要势力盘踞在意大利北边，掌握着全国90%以上的私酒贩卖，是人人都想搭上的对象。

他们今夜来的这一处地点，是道上默认的安全区，正适合进行一些谈判及利益分配。

而他们今晚要见的人，是意大利境内最大的军火商，殷氏家族的新晋教父，殷寿。殷氏家族原本的教父和其长子在早先突然暴毙，整个家族在近期经历了几轮内部清洗后，最终由幼子殷寿在元老闻仲的扶持下上位。

两人一前一后进入，穿过逼仄的走廊，嘎吱作响的楼梯。室内采用的是传统复古的巴洛克风格，厚重的暗色地毯，华丽的暗色墙布，以及昏暗灯光，神秘又奢华。

崇应彪心情不愉，加之不喜欢这里的环境，啧了一声不耐烦的扯开了风衣前襟。崇应鸾警告的看了他一眼。

殷寿在内厅等待着。他长得十分英俊，眼窝深陷，烟灰色的迷人眼睛总是含情脉脉，修剪整齐的络腮胡更添几分男子气概，宽肩窄腰身形高大，鼓起的胸肌几乎要撑爆衬衫，即使年过半百仍旧充满了男性荷尔蒙。

见双子出现，他并未起身，只是略略抬手示意对面摆放的座椅：“请坐。”

相较于崇应鸾的不动声色，崇应彪明着打量过殷寿，才肯入座。

崇应鸾绝口不提今天的目的，而是先淡淡的一句：“恭喜。”

殷寿自然知道他指代什么，又为什么提起，状似浑不在意的接话道：“不敢。待父兄被害真相查明，本人一定还他们一个公道。”

言下之意父兄被害，他是被迫上位。这种家族内部斗争，真相如何大家心知肚明，没必要拿到明面上说，无非想占据先机而已。崇应鸾笑容不变，就此揭过并未接话。崇应彪却听不得他们打机锋，浑然不顾崇应鸾的小心思，整个人往椅背一靠直奔主题：“今天约我们过来有何贵干？”

他性格如此在道上人人皆知，殷寿便也不废话，朝身后招招手，几名黑衣人上前，在桌上放下几瓶金巴利。崇应鸾撇一眼精致酒瓶中血红的酒水，似笑非笑：“谈生意？”

殷寿慢条斯理剪开一根雪茄：“我的私人酒庄。只供货，渠道你们随意。多的我也不要，供货价格顺加十个点，我要七成。”

双子没有答话。崇应鸾勾勾手指，手下立刻拿出一个干净酒杯，打开一瓶金巴利倒出半杯递过去。他接过杯子，先摇晃酒杯观察色泽，又闻了闻，最后凑到唇边略尝一口。崇应彪一旁抱胸看着没有动作，在这地方殷寿不可能耍手段，除非他想成为整个意大利的公敌。崇应鸾面色不显喜怒，只评价道：“高货。”

殷寿吐出一个烟圈。

崇应鸾靠上椅背，双手在身前交叉：“五五。”

殷寿一手夹着雪茄，昏暗灯光下烟灰色眼睛锐利的盯着面前的一双年轻人，似笑非笑。崇应鸾依旧淡笑着不为所动。这样针锋相对的沉默让气氛一时有些剑拔弩张。半晌，殷寿弹了弹烟灰，若无其事道：“这样吧，二八，我返你们两成——来源干净的现金。再送你们一个礼物。”

闻言崇应彪哼笑一声，两条裹着皮裤的长腿往桌上重重一搁，双方的人瞬间手都扶上了自己的枪。这是谈不成的意思。

“别急。”殷寿手往下按了按，示意手下稍安勿躁，“为何不先看看礼物再决定？”

然后他眼睛望着双子，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：“把殷郊叫过来。”

等待的时间里双方无言。殷寿举起雪茄向崇应鸾示意，他以眼神谢绝。崇应彪拿过哥哥面前的酒杯，把残酒往地毯上随意一倒，开始自斟自饮。在他喝下满杯酒，殷寿身后的门开了。年久的门板发出轻微的吱嘎声，一个高挑身影略微低头避开门框走了进来。

他站到殷寿身后，抬起脸。昏暗灯光下他的脸又小又白，嘴唇像花瓣一般饱满润泽，短黑发里有一两处白色挑染，前额的刘海有些长了，半遮住了一双潋滟的忧郁眼眸。他的身形非常高挑，穿着纯黑的皮质衬衣，领口斜打着一个蝴蝶结，修身皮裤下双腿修长笔直，披着一件黑色尼龙风衣。实在过于漂亮了，如果不是亲眼看着他走进来，在场人会以为他是一个极度仿真的人形娃娃。

殷寿笃定的示意道：“不知两位对这件礼物是否满意？”

无人回答。所有人目光聚焦到崇应鸾那张波澜不惊的英俊面庞上。

“——成交。”

崇应鸾淡然的两个字散在空气中，人已经站起身往外走。崇应彪翻了个白眼，放下双腿跟上去。直走到车前，崇应鸾点起一支烟，深吸一口。

崇应彪没好气道：“就这样？”

崇应鸾吐出一口气，在四散的烟雾中斜睨着他。崇应彪盯着他的脸瞧了半晌，突然乐不可支的笑起来。

“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崇应鸾，没想到你也有这一天，真是太有意思，太精彩了！”

待他兀自拊掌了好一会儿，崇应鸾在烟味中很快冷静下来。他再开口的声音依然平和：

“崇应彪，你能好到哪里去？我还能不知道？”

笑声戛然而止。崇应彪皱起眉来，逃避一般撇过头，又意识到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。只得啧了一声，抓乱了头发。

旁边的大门吱嘎一声打开了，两人齐齐看过去。殷郊矮身走了出来，他本就已经很高，还穿着一双有跟的皮靴，正往手上戴着一双黑色皮手套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平静得像一尊蜡像。

在崇应鸾的示意下，他坐上了车，十分顺从的让人蒙住双眼，绑起双手。

黑色林肯缓缓驶离了街道。

殷郊的蒙眼布被取下时，已站在不知道米兰哪处的一个房间内。这很正常，像双子这样地位的人，就算是临时的住所，也不会大张旗鼓的让人知道。

他默默打量着四周。只有几个昏暗的壁灯亮着暖光，脚下踩着的地毯不是很厚，墙纸是常见的款式，有些老旧了，非常普通的一处居所。空间不大家具很少，陈旧的五斗柜，靠墙一张双人大床，厚窗帘拉得严实，窗边圆桌左右坐着两个人。双子在昏暗灯光中审视着他。两张一模一样的英俊脸庞，一个温雅一个阴鸷，同样的危险。

殷郊没有动弹。他静静站在原地接受他们的评判，脊背挺得笔直，作为一件物品、一个筹码，这样的目光他见过太多，事到如今早已学会不去在意。

在这静默中崇应鸾出声：“脱吧。”

殷郊便开始脱衣服。他的手指细长，指尖却圆润。明明面无表情，也无任何色情意味，但看他缓缓褪下手套，露出莹润手指，那手指在黑色布料上游弋，仅仅是这样的画面，就让双子的呼吸粗重起来。

他的皮肤在重重包裹下逐渐显露出来。蜜色的，在灯光里有一种浓稠黏腻的色泽，让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探一探那手感是如何的润滑。明明是在脱着衣服，即将进行一些肮脏的粗俗的事，由他做起来却有种虔诚又纯洁的意味，似乎要进行一场自愿的献祭。

“啧。”崇应彪实在不耐烦，皮裤勒得他生疼。他大步过去，扯过赤裸的殷郊按倒在床上。殷郊只听到皮带扣解开的声音，一条又硬又烫的阴茎就卡进了他臀肉间。崇应彪一手按住他后颈，一手在他背脊上缓慢的抚摸，那皮肤像是一整块热烫的蜜蜡，仿佛摩挲着就会散发出带着热意的香气。前面传来轻不可闻的脚步声，身前的床凹陷下去，一只手抬起他的下巴。

眼前是另一根又粗又长的阴茎，往上是崇应鸾的脸。他依旧是那样得体的浅笑着，和做一件平常事没有任何区别的，托着殷郊的下巴，将阴茎抵到他唇边：“来。”

殷郊张开柔软双唇，含住龟头，将整根阴茎缓缓吞到喉咙深处。他嘴里软滑至极，柔顺的包裹住整根柱体，龟头卡在异常紧致的喉腔里，周围软肉随着本能的吞咽反应一阵一阵的挤压。崇应鸾一时爽得闷哼出声，视线里看到崇应彪带着揶揄的脸，他却顾不得，抓住殷郊的头发就顶弄起来。

另一边崇应彪也没闲着。殷郊的臀背线条极好，腰细而有力，臀饱满圆润，崇应彪抓着臀肉掰开，里面淡色的穴口紧缩着，十分青涩的样子。但是如果再将穴口掰开一点，就能看到在昏暗灯光下有淡淡光泽的水渍。崇应彪看得眼热，两指就往穴里探去。没有想象中的滞涩，和穴口的青涩观感完全不同，穴内又紧又热，满是润滑的湿液，被全数包裹在体内。殷郊的敏感点很浅，刚探进两个指节就摸到了，穴肉在刺激下一阵一阵的收缩着像要吞掉手指。

“操。”崇应彪忍不住骂了一声，抽出手指，两手抓着殷郊的臀，硬得发疼的阴茎顶了进去。极暖，极紧，一阵强烈的、直冲头顶的快感逼出了崇应彪额头上的青筋，他一向不是个喜欢忍耐的人，爽到酥麻的腰快速动了起来，根本顾不得身下人能不能承受，恨不得把这口穴“干”烂。

殷郊的身体是他们从未体验过的舒爽，两人第一次都没有坚持太长时间。一个射在了嘴里，一个射在了穴里。

“操，忘了戴套。”崇应彪懊恼的抓着头发。

殷郊躺在床上轻声说：“我没病。”

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，声音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，清亮带着一点沙哑。他的头发被崇应鸾揉乱了，两人这才完全看清他刘海下的脸。眉眼极其漂亮，或许不能说漂亮，他明明是英俊又凌厉的，却在硬朗线条中有着一双多情又柔软的眼睛。由于崇应鸾刚才粗暴的动作，他眼圈红了，又黑又亮的眼睛里汪着泪水，长长的眼睫毛湿成一缕一缕，看起来整个人像是要碎了。更妙的是他有一颗天然的眉心痣，当他仰着脸的时候那么无辜那么圣洁的样子，可他脸上甚至还有刚才没来得及吞下去的口水。

被这样一双眼睛注视着，还在不应期的两根阴茎几乎同时硬了。

兄弟两人对视一眼，崇应彪上前把人仰面搂进怀里，崇应鸾抬起他的腿弯。刚才吞过精液的穴竟然只是红润了一些，依然那么青涩的样子，把所有的精液淫水都锁在里面。崇应鸾忍下了到嘴的脏话，直接插了进去，爽得他头皮发麻。

殷郊被压在崇应彪胸膛上动弹不得，他修长双腿在空气中随着动作晃动。每一下挺动都又深又重，把他臀肉顶得啪啪响，形状漂亮的胸肌也随之一颤一颤。崇应彪忍得难耐，阴茎在背后蹭着他，双手掐弄他小巧的乳头，咬着他修长脖颈。殷郊全身都很敏感，而且比起前面，他显然更习惯于用后穴高潮，由于敏感点浅，每一下抽插都能给他带来极大的快感，高潮来得很快。他全身都汗湿了，愈发的好操弄，那汗仿佛某种烈性春药一般，催动着人的情欲。

这是一具经过调教的，完美的性爱躯体。他外表看起来纯洁而青涩，那骨子里的成熟糜烂却从毛孔里渗透出去，变成诱惑至极的气息。

第二次也没有持续很久。早就急不可耐的崇应彪立刻把他抱起来，阴茎从下方顶入，让他在自己身上颠弄。崇应彪下床倒了杯水喝，还喂了殷郊一些。

兄弟俩就这样默契的轮换着，从深夜折腾到了天光。一向隐忍克制的崇应彪，生平头一次体会到了失控的感觉。他并不懊恼，甚至很是愉悦，一种属于上位者的占有欲和控制欲从血液中喷薄而出，让他兴奋得全身鼓噪。崇应彪太过了解他这个哥哥，也太过明白殷郊唤醒了他怎样可怕的心魔，他微勾唇角不屑的笑，把眼中的一抹警惕藏到了深处。

殷郊在清晨时分，被同一辆林肯送到了殷商府邸。这是殷氏家族明面上的主要居住场所。他被折腾得太累，过度的情欲消磨着他的意志，刚回到房间就昏睡过去，任由身边人给他清洗干净后，赤裸裸的裹进黑色丝绒被里。

殷寿在傍晚时过来看他。他依然沉沉睡着，完美的蜜色身躯包裹在黑色蚕丝下，像是一只被献祭的无知羔羊，即使无意识的情况下，依旧散发着惊人的色气。

这是他的杰作，他一手调教出来的，世界上独一无二、最完美的玩偶。殷寿目中流露出一种狂热而病态的迷恋，掀开被褥，躺下去从背后抱紧他。

殷郊做着梦。他总是重复着做同样的梦。

梦里是铺天盖地的大火，火苗灼热滚烫，他拼命的逃，却怎么都逃不掉，只能无声尖叫着被火吞没。那火燃烧他的肉体，也燃烧他的灵魂，在他的体内愈烧愈烈，世界的一切都像是要融化了。

他挣扎着惊醒。那火却追着他，依旧炙烤着他，他身躯滚烫，血液都像是要被煮沸了。一双强健有力的手臂从身后拥着他，低沉磁性的男性声音在他耳边轻声安慰：“嘘……”

他认出了那双手臂，是将他无数次推入深渊，又无数次把他救起的人。刻入骨髓的依赖和畏惧让他浑身颤抖，他紧紧抓住那双手，眼泪喷涌而出：“父亲——”

一根硬烫的阴茎顶在穴口摩挲，殷郊体内空虚得厉害，像是饿了好多年，那样抓心挠肝的瘙痒和渴求，穴口疯狂收缩着，迫不及待的想要吞入，却被躲开，那声音问他：“告诉我郊儿，告诉我，双子喜欢你吗？”

他快要被欲望逼疯，只想要被插入被填满，摇头哭道：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
那声音没有生气，温柔而耐心的又问道：“那你觉得呢？他们喜欢你吗？”

他扭腰追逐着那根滑来滑去的阴茎，像一只摇尾乞怜的狗，模糊的意识里仅仅记得那声音是不能违抗的，只得搜肠刮肚的迎合着：“喜欢的！他们喜欢的……！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”那声音终于满意了，他抬高殷郊一条腿，缓缓插入。

殷郊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，高兴的尖叫着哭出声来，然后如以前无数次那样，像个性器一样被征服，被满足。

殷寿怜爱的吻着他的肩膀，奖励似的将一颗药丸塞进他嘴里。殷郊颤抖着身躯吞下去，闭上了清亮的眼睛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